

迷人草

生命中惟一无须争论的问题便是我们的无知。

——题记

第一章 机缘与蝴蝶

1

下午，竹君去学院讲授她的“性玄学”，美美则是去了律师事务所。两个女友都不在家，便给香川留下了一个完整的下午来享受独处，于是他像往常一样，把自己安置在葫芦架下的躺椅里，目光迷离，神游物外。

平日里，香川虽然自觉地担任起竹君行为上的性学研究伙伴，但对她的“性玄学”理论却没有兴趣。他相信的是另一种极其传统的玄学——机缘、万物有灵，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于是，旧租界中的这座小楼便成了他的“道场”，葫芦架下的“卧游”成为他日常要做的功课，他也就顺便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位俗世中的“神仙”，把优哉游哉当成了性格特征。

不过他知道，今日的神游毕竟不同往日，这也许是他最后的逍遥了，因为，所有的危机都将在今天爆发，所有让他难以自处的纠葛都将在今日结网，而一向围绕着他的所有的幸福与自适也都将在这一刻消散。他将不再是自己，但也绝不会是别人。他不知道自己将会成为什么。

一只小巧的蝴蝶蹀躞蹀躞地不肯飞入葫芦架的浓阴里，阳光穿透它的翅膀，让那种轻佻的黄色发散出鲜嫩的，几乎是

可以嗅到的山柰的馨香。香川勉强一笑,对它道:你凭自身的色彩、自身的气息、自身的味道,便是在这世间存活的理由,即使一定要做稍许的努力,也不过是餐风饮露般的韵事,流血流汗之类的苦活还是送给那些有大抱负的家伙吧。

他很乐于拿这只蝴蝶自况。他在艺术博物馆的工作是个轻闲的差事,谋得这个职位所经历的学习过程,只是他为了一生散淡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为此,他认为自己终于有了充分的理由来享受生命的乐趣和思辨的乐趣,但今日之后,他却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这种理由。

蝴蝶优雅地翻过矮墙,飞去了。香川轻吁一口长气,道:这偶然的相见,也许就是彼此一生的遇合,日后不论你再有什么际遇,也不论你今秋在哪里寻得安身之地,今日这一面之缘,是在你飞进我的小院之前,甚至在你还是只蛹的时候,便应该注定的。这种翩然飞到邻家院的姿态,这种在一瞬间为我展现出来的美,也许就是你此生最大的价值,比任何具有实际功用的行为更接近于真理。

这是你只为我一个人,一个懂得欣赏你的人,准备了一生的表演。

他向来喜欢这种宿命论的胡思乱想,这能让他的头脑保持活跃的想像力,保持一种对生命的新鲜而又豁达的好奇心。同时他也相信,至少是半信半疑,认为以往那种安闲的,衣食无忧的生活,既得益于他祖上的余荫,也有自己种下的福田。这也就不需要他再为之争斗些什么,只要安适地顺从生命的需要,顺从那在他出生的一刹那便设计得清清楚楚的生命轨迹,让自己慢慢地漂移,满怀喜悦地享用为他安排的一切乐事,也就当得不枉此生。

于是,他便将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女人,视为无可逃避的“人物”,将所发生的一切交流视为依据性格与命

运设计的“故事情节”，而他自己只是这段小小的个人故事的主角而已。对于这种观念，他自认为有着无可辩驳的证据，他与美美和竹君这两个女人的遇合，便很能说明这种生命的设计和出乎意料的转折的魅力。

算起来是在两年前，那天，他正要到山中远足，去寻找几株野生的萱草带回来。把野生植物移栽到自家庭院，也算是将山林之气聚于一花一木之中吧。

就在他锁门的时候，背囊意外地被院门上的锻铁花枝挂住了，忙乱之际，一个年轻女子从他身边走过。他只看到了个背影，那女子的裙子是萱草开花时的那种娇艳的黄色，头上戴了顶同样颜色的宽檐儿帽。

这样一个女子，行走在这样一条旧殖民地偏僻的小街上，倒像是旧电影中的一个场景——香川自认为是旧文化的鉴赏家。

她有一对绝妙的脚踝，他迅速将形象文本化。像这样瘦瘦的，身材高挑的女子，能有这样一对纤巧可爱的脚踝，实属难得。

他当时不可能知道这个女子就是美美，更不可能知道，此后他们之间注定要发生许多说不尽的纠葛，而且她还会给他引来另外一个女人——竹君。

几天之后，他在山里受了点轻伤，不很严重，但足以把他留在十几公里内没有村庄的湖光山色之间。他的口粮如果节省些用，可以保证他当天不必挨饿，但此后的事情就不好说了。他的右脚踝肿胀得像只发紫的茄子，若要下山，在看林人踩出来的小路上行走，最多只能坚持一公里。

夜色中，远处的湖面上流动着月光，山影倒映过来，像一幅没有层次的剪纸。鸟儿数声夜啼，惹来一阵山风吹动树梢，那声响就仿佛是一群身穿纸裙的孩童在跳舞。

香川选了个靠近溪流的地方停下来，将瓶瓶罐罐中都装满了水，又尽可能地多找一些枯柴放在身边。这样的扭伤，到了第二天才会感觉到真正的疼痛，届时他也许再也无法挪动一步，所以，他必须得做好相应的准备。

他用枯枝点燃一堆小小的篝火，为自己烧水，并将采来的萱草根埋入潮湿的泥土中，让它们在他养伤期间，可以得到土地自然的养护。

背囊中不多的食品都被吃光了，剩下的只有几块糖果之类的东西。他原本只打算在山里独自待三天，并没有带许多食物，不想返程的时候出了这种事，而今天是第四天。他倒并没有慌乱，或是感到恐惧，毕竟所有的灾祸和福祉都应该是早便设计好的，就如同两年后注定要飞入他院中为他表演的这只蝴蝶。

“好香的咖啡，我闻着味道就找过来了。”一个年轻女子背着一只大背囊出现在昏黄的光线中，目光炯炯地盯着篝火上烧煮的咖啡，并没有费神关注一下咖啡的主人。她卸下背囊，取出杯子，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便坐在背囊上细细品尝。

“我这里还剩下一块方糖，给你吧。”香川望着这个瘦瘦的高个子女子，知道机缘为他造就了转机。

那女子道：“我迷路了，看到你的篝火，就知道命不该绝。”她向篝火对面的香川礼节性地笑了笑，略显狭窄的面庞和漂亮的颧骨在金黄色的火光映射下极像是北魏时期的造像。

作为一名年轻的古董鉴定专家，香川总是能在现代人身上发现这种颇有渊源的美。他调侃道：“我原本还在想，不知我会成为哪种野兽的美食？你的出现，正好给那些享用美餐的动物增添一道小吃。”调侃是女人的催化剂，能够让她们迅速向他坦白一切。

那女子嗔道：“你是想让我替你阻挡野兽？”



香川道：“我是说，人多力量大，你我二人可以组成一个自救的集体，类似于互助组。”

“这还像句正经话。”那女子吃光了香川余下的所有东西，果然告诉他她的名字叫程美，是个律师，单身，等等许多个人信息。

香川笑道：“只可惜，你不能因为迷路控告任何人，否则，我们很可以敲山神爷一笔赔偿金。”

此后在他们同居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香川一直认为，美美在山中的出现是机缘故意制造的一种戏剧性假象，是那种通常会被误认为是浪漫的偶然，而实际上这却是他生命中不可逃避的甜蜜的磨难。

第二天早上，香川试了试伤脚，发现情况相当严重，走路下山的可能性极小。

“我该把你怎么办？”美美望着香川青紫的脚踝问。

“如果有吃有喝，再享受一天山中的美景倒也是乐事。”他指望美美的背囊里存有食物，更指望她肯留下来陪他。

美美似是有意在香川面前展示没有任何食物的背囊，掏出了里边的所有内容，从最下边取出一只精致的扁酒壶。“我只剩下这个，十二年陈的单一麦芽威士忌，苏格兰名产。”

酒味果然醇厚无比，那股浓重的泥炭味对饥饿的味蕾是绝大的刺激。他们每人喝了几口酒，权当是早餐，然后美美说了句酒话：“也许我可以背你下山。”

香川酒力上涌，面潮心热，不禁大笑道：“还是我给你画张地图，你独自下山去吧。若是能找到帮手，再来救我也不迟。”他知道，对付女人，以退为进是最有效的手法。

“如果找不到帮手，或是我又迷路了怎么办？”美美的目光中跳动着冷静的揶揄，似是认清了他的用意。

“最迟到明天，我就可以走路了。”香川只好宛转地表明挽

留她的态度。

“这可是你说的，如果明天还走不动，我就把你丢下来喂狼。”美美又将收拾整齐的背影打开来。

沉吟了一会儿，香川决定坦白，便道：“我听说这山里确实有狼。”

“怎么不早说？”美美吓了一跳。

“早说你会以为我在吓唬你，不肯让你离开。”

“原来你根本就没打算让我离开。”美美似是因他的坦白而感动。

“如果你当真要一个人下山，我会让你带上这个。”他从背囊中取出两支探险专用火炬。男女相交，任何意图都应该有论据支撑。而后他又就着昨日的话题一语双关，调侃道：“现在嘛，既然我们两个人还要在一起生活两天，就应该尽情享受‘社会生活’的乐趣——牙买加的咖啡。”

望着美美哼唱着小曲，兴高采烈地帮忙点火煮咖啡的样子，香川有些喜欢上了这个高高瘦瘦的女子，发觉她身上有股子特别的吸引力，类似《褒斜道石刻》的书法。

对于女人，他的品位有些特别，他不喜欢那种显得像过日子能手的女人。那种把贤妻良母的特征粘贴在外表的女人，首先是最无趣味的情人——因为她们总是想尽办法跟你结婚；其次她们也未必真的是贤妻良母——他的那些广有财产的朋友们，多一半都上过这种当。

他认为自己最喜欢的，是那种看似没心没肺，不知愁为何物的女人，只是，时至今日，他还未曾有幸与这样一位“可人”相逢。

等到日后他发现美美便是那位身穿萱草黄衣裙，脚踝纤巧的女子时，便不得不承认，这一切的安排都是命运，是他无可逃避的机缘，也是毫无道理推诿开去的艳福，他必须得欢欣

鼓舞地接受她的一切，包括她很快便显露出来的坏脾气和拳脚相加的交流方式。

2

关于他们何时第一次见面的问题，美美坚决不肯承认她曾从香川的门前走过，更不可能是在早晨，因为她每天七点钟之前便要赶到事务所，开始一天的工作。

“我没有理由到你的门前去，更不会穿什么萱草黄的衣服。我从来也没穿过黄色。”美美愤怒地大声争辩，将咖啡馆中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

这是他们回到城里之后多次约会中的一次。

香川对美美激烈的反应不住地笑，仿佛他掌握着一个秘密，而对方一无所知，道：“我对女人的记忆力极好，我说那个人是你，就一定是你。那天你穿了件萱草黄色的裙子，戴了顶萱草黄色的宽檐儿帽，脚上是那种细带的皮凉鞋，颜色黄得发红。”

“我讨厌黄色。”她音调中已经融入了危险的暴躁。

“但是我喜欢。在早晨明亮的阳光里，你的色彩带着一股甜香的味道，是那种肉豆蔻的味道。”他努力使话题避开可能发生的冲突。

“但我喜欢杏仁发苦的味道。”她也在努力使自己变回职业妇女的矜持与律师的冷峻，避免针锋相对。

香川转动着咖啡杯子，依旧保持着善解人意的笑脸，道：“你这样认为，是因为你对自己不够了解，你还没有注意到你灵魂深处最动人的内容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美美歪着脑袋盯住他，像是审视对她撒谎的委托人一样，问道：“你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神仙，仿佛天下没有一件事不在

你的意料之中,但是,你对我又有多少了解?”

香川郑重道:“我还不了解你的肉体,但我了解你的灵魂。”

他这是第二次对她讲这句话,上一次讲,是在他们两周前下山的时候。当时,他脚上的水肿已经基本消退了,只是依旧很疼,支撑身体的时候让他头上冒汗。

“还说自己能行?”两天相处下来,美美变得嘴上毫无遮拦,但手上却热情,抢过香川的背囊,横在她的背囊上边。这样一来,香川从后边望过去,便只能看到她的两条长腿。

他指点美美朝水库的方向走。虽然这与他的来路正好相反,但他相信,有水库就会有看守人,也必定会有公路和汽车。

山坡上是大片的次生林,树种繁多,杂乱无章,多是些没有经济价值的树木,然而,对于香川来讲,繁杂的树种却能给他带来更多的愉悦。初秋正是山中最美的季节,松脂撩人的香气似是凝结成一条条粗大的巨蟒,突然之间你会被它包围,被它捆绑成一团,那种甜腻腻的味道能让你春心荡漾。几步之后,你又可能毫无防备地脱离了松香的纠缠,就仿佛吵闹不休的旧情人终于另有新欢,却把你丢给了马鞭草和唐菖蒲的青苦。

山中多变的气味,似是攫住了香川大部分注意力,脚上的疼痛也就不那么恼人了。护林员踩出来的小路弯弯曲曲,他一步步小心地迈步,时常驻足下来,皱起鼻子追踪林中出现的新气味,便不觉间落在了后边,偶尔只能看到他的背囊在前边的林木间晃动。

“歇一会儿吧。”美美远远地叫道。

转过一大片山榆树与榛树的混杂林,他先是发现了溪流,又看到了坐在水边岩石上洗脚的美美,最后被那对纤巧可爱的脚踝震惊了。他呆呆地停在那里,仿佛雷击后的树桩,外表

木然，内心却在灼烧。

美美嗔怪道：“下来把脚泡一泡，止疼的。”

冰冷的溪水似是咬了他一口，他还是强把脚按了下去，伤痛处立时一片清凉。

他冲口而出，说道：“我见过你的脚踝。”

“你被蛇咬了么？竟然说胡话。”美美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然后故意放肆地在他的脑袋上打了一巴掌。

“我真见过你的脚，就在几天前。”香川还没有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一生相信征兆，相信机缘，美美这两次毫不相关，却意义重大的出现，意味着完全彻底的偶然被这对可爱的脚踝注入了必然的因素。

美美似是被他脸上的郑重吓住了，半张着口，帽檐儿遮掩下的大眼睛一闪一闪的，像只警觉的大鸟，半晌方道：“这种泡妞的办法很像是邪教在引诱信徒。”

香川沉重地摇头：“这不是泡妞，而是机缘，是天道轮回。”

“你是说，我们两个命中有缘？”

“是的。”

“胡说八道。”美美大笑起来，以至于流出了泪水，“不过我还是很受恭维，这么多年了，还没有人对我讲过这么动听的话，谢谢。”

“真理必定是美的，你受感动理所应当。”香川锲而不舍。

美美跳入溪流，转到香川近前，问：“你硬说我与你有缘，可你又知道我些什么呢？”

“我还不了解你的肉体，但我了解你的灵魂。”

听到这话，美美笑得痛苦。然后她伸出双手扳住他的头，在他唇上恶狠狠地吻了一下，道：“好啦，这下子你连我的肉体也了解啦。”那天，他们在溪流边发现了大片的水芹菜，摘下来洗净切碎，拌上袋装的沙拉酱，俩人饱餐了一顿。

“你真相信机缘，还是把它当作骗女孩子上当的手段？”美美问。他们此时又转移到了一家德国人开的西餐馆里，继续着方才咖啡馆中的谈话。

香川道：“佛说‘不可说’。类似的事情，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可以议论的，我们就如同混入江河的露珠，不论漂流到哪里，都是早便安排好的。与露珠不同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征，比起没有自我的物类，算是幸运得多了。”

美美很明显也在缓和方才紧张的气氛，故意顺着他的话题问：“你又怎么知道露珠没有自己的特征？或许它也会思想，也有感觉，只是人类无法理解罢了。”

听到这话，香川一时间瞠目结舌，半晌方道：“你知道你方才说了些什么吗？你刚刚发现了‘万物有灵’的思想。了不起呀！古人发现这个思想不知道用了几千年。你真让我羡慕，具有如此敏锐的智慧。”

美美把嘴一撇，道：“我可不想当什么迷信思想的发明人，你要是喜欢，拿去玩吧。”

“可我想要的是你的全部，从肉体到精神。”香川叫道。等到九个月之后美美离他而去时，他方才意识到，这句话所代表的大约是他感情最炽烈的部分。

不想，美美听到这话却生气了：“你已经得到了一切，还说这些肉麻的话干什么？”

“我只发现了你的精神，并没有得到你的肉体。”香川自觉比窦娥还冤。

美美直视着他的双眼，一字一顿道：“那天，在水边，在睡袋里，你已经亲近了我的身体。”

香川却对此毫无记忆。那一晚两个人在山中偶遇，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他基本上都可以回想起来，如果出了那件事，他绝不可能忘记。



结果这又是一次不成功的约会，每当谈及两个人的关系，结局多半如此。但香川并没有追随怒冲冲离去的美美，而是兀自坐在那里，一一考证那一夜的情景：

……她喝了咖啡；

……她戴了顶扬基队的棒球帽；

……她的香水带有飘忽不定的柑橘和花香的味道，应该是夏奈尔的“风度”；

……她的登山裤是可以随时拆解成短裤的那种；

……她的眼睛大大的，目光厉害；

……她的手上有力气，可以折断树枝烧火；

……她有一只充气枕头；

……她的睡衣上绣着可笑的小熊；

……她的睡袋，

糟糕，她的睡袋是什么颜色？香川回想不起来她的睡袋的样子，也想不起来她整理睡袋的样子。

临睡前他们讲过话么？讲了些什么？

但香川还是不相信他们曾在同一只睡袋里睡过，尽管他确实有一只双人睡袋。

3

那年冬天，在他们同居几个月之后，香川再一次回到山中的小溪边，去印证美美强加在他头上的观点：他们在山中早便有了肌肤之亲。然而，他却痛苦地发现了一个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理由——远处的湖泊，也就是那座水中有许多大鱼的水库不见了。

他记得，那天下山的时候，他们走到水库边已是黄昏时分，梨形的火烧云铺满了天空，预示着一场暴雨即将到来。

“那天的雨下得好大。”香川试探美美的反应。

“所以你发起烧来，一个劲儿地说胡话。”美美证实有雨，同时麻利地把宿营的物品整理好。她有一条黑色的单人睡袋。

“你还记得那座水库么？就是我们划船穿过的那座水库，有条大鱼险些跳进船里？”他继续寻求正确的答案。

香川清楚地记得，那是一座沿着 S 形的山谷建起来的水库，水面只有几百米宽，却极长，长得让他们划行了几个小时才到水闸。

那天晚上没有月光，也少见星辰，两边黑黢黢的崖壁向他们倾斜过来，近旁时时传来一阵险恶的击水声。他有些害怕，因为周围空无一物，所以就更加的担心，直到一条白亮亮的大鱼从水中跃起，砰地一声撞在船帮上，又翻身落入水中，他紧张的心情这才安定下来。不论何时，只要有生物与你存活在同一个空间里，你就应该是安全的。他不惧怕任何活着的东西，他只惧怕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那天是美美在划船，她很有力气，运动衫下的乳房仿佛男人发达的胸大肌一般平坦，袖子挽到了肘部，露出小臂上攀岩者才会有的那种精致的肌肉。她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性感女人，而应该是那种让男人又爱又怕的女人，他们怕她，必定是因为没有信心征服她。香川心中七上八下。

美美突然道：“三更半夜的鬼也没有一个，你唱支歌吧！”

“没有合适的歌。”香川正在仔细观察、品评她，被这个要求吓了一跳。

“会唱什么就唱什么，实在没办法，喊两嗓子也成。”美美划船的动作优美，双桨起落整齐而有节奏。

香川不大会唱歌，却会唱大鼓和单弦，平日里在家中闲来无事，便唱两段哄自己开心。不过，大鼓词中的女主角不是弱

不禁风的林黛玉崔莺莺，便是命运不济的杨贵妃李慧娘，没有一个适合眼前这位肌肉结实的女律师。

无奈之下，他便击节按板地唱了一段应景的单弦《风雨归舟》，果然招来一场大雨。

香川认为，正是这一晚美美给他下命令唱歌，而他又老老实实在地听从了命令，便奠定了他们二人的关系结构，也就是北宋那位“好宾客，喜音声妓”的陈季常先生与“河东狮吼”柳氏夫人的关系结构。

他爱她，但又怕她。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他与竹君过上了另一种相敬如宾的生活时，他感觉自己像是放了一次轻闲的带薪长假，尽管与竹君的生活对他存在着另外一种压力——性玄学的压力。

就在这次故地重游的时候，美美抓着他的胳膊，在营地周围到处走，像个调查犯罪现场的侦探，不住地指出所谓的证据。

她的这种固执又认真的劲头，香川早已经领教得清清楚楚，与她争辩的结果很可能是拳脚相加的暴力结局，但是，他在内心深处坚信一点，这绝不是他们当初宿营的地方。像美美这样一个在山中会迷路的人，不可能准确地找回到那里，即使他自己，现在也不知道那个宿营地在哪里，况且有明显的证据——水库不见了。

于是，这次在美美逼迫下的故地重游，便成为了一种对相似的找寻，而不是如美美所说的，“找到那里，我要把咱们同睡的地方指给你看，免得你不认账。”

然而，香川却认为，他相信自己确实看到并穿越了水库，手上沾到过那带有山间野意的湖水，尽管在水上旅程的后半段他由于过度劳累和高烧睡了过去，醒来时已经住进了山脚下的小县城。

同时他还知道另外一件事不可改变，那就是他与美美的关系。今天他被拉进山里来，表面上是求证俩人各自记述的真实性，实际上美美求证的是她在他身上的权威性，是要进一步证实他对他的控制能力是否依旧如臂使指般便捷。

其实这都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早在几个月前美美搬进他的小楼，与他开始同居生活的那一刻之前，她的权威便早已确立，而且得到了他热烈的欢迎。当时的情形，就如同在他身上刚刚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革命性的新政权一般，令他欢欣鼓舞——至少他当时的表现达到了这个水准，尽管他后来对这种贸然的热情有些不解。

命运和机缘不可抗拒，外来的强暴与压力反而会成为促进生命发育成长的关键动力。香川分析过他们二人的关系结构，再将庄子的“无为”和“不逆”的思想在内心深处加以个人化之后，却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居然与犬儒主义有相通之处。犬儒主义不了解宿命和机缘，但他们相信“屈从”也是力量，而且是一股强大得足以战胜统治者的力量。

4

美美显然是个眼大心大的女人，她对香川独自享用的这座足有八十年历史的小楼，最初并未表现出女孩子们通常会流露的惊讶与艳羡。

“这院子里植物太多，又是葫芦架，又是螃蟹缸，还有竹子，不清理出来，根本没有地方停车。”她与以往搬来与香川同居的女子大不相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羞涩或得意，而是从走进大门的那一刻，便开始了精明的女主人式的批评。

“房子也太旧了，如果不装修，怎么能住人？”美美把行李丢在前厅里，楼上楼下飞快地走了一遭，“还是得找人收拾